



康志刚小说集

康志刚◎著



河北出版传媒集团

花山文艺出版社

康志刚小说集

康志刚◎著



河北出版传媒集团
花山文艺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康志刚小说集 / 康志刚著. — 石家庄: 花山文艺出版社, 2014. 7

ISBN 978-7-5511-1934-4

I. ①康… II. ①康… III. ①中篇小说—小说集—中国—当代 ②短篇小说—小说集—中国—当代 IV. ①I247.7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14)第131006号

书 名: 康志刚小说集

著 者: 康志刚

责任编辑: 梁东方 贺 进

责任校对: 李 鸥

装帧设计: 景 轩

美术编辑: 胡彤亮

出版发行: 花山文艺出版社 (邮政编码: 050061)

(河北省石家庄市友谊北大街 330 号)

销售热线: 0311-88643221/29/31/32/26

传 真: 0311-88643225

印 刷: 大厂回族自治县正兴印务有限公司

经 销: 新华书店

开 本: 700×1000 1/16

印 张: 23.75

字 数: 360千字

版 次: 2014年10月第1版

2014年10月第1次印刷

书 号: ISBN 978-7-5511-1934-4

定 价: 39.00元

(版权所有 翻印必究 · 印装有误 负责调换)

序

□ 吴义勤

康志刚是近年来创作势头良好、颇为引人注目的一位作家。他的《香椿树》《天文现象》《枯井》《团圆饭》等中、短篇小说以及长篇小说《天天都有大太阳》都深受文学界好评。他的小说接地气、通人心，扎根于生活深处，有着浓郁的生活气息和泥土的味道，其对乡村中国儿女生活方式、精神方式以及底层社会的人情世故与世道人心有着细腻入微的观察与表现。他的叙事平静舒缓，对笔下的人物总是采取平视、理解的视角。他不是一个高调的批判者，尽管他对乡村社会的政治伦理以及国民性有着深入的揭示；他也不是一个浅薄的歌颂者，尽管在其小说所表现的贫穷艰苦的生活背后，我们总能读到人性的闪光，读到对生活的温情、热爱、理解与感动。

对平凡生活中心灵浪花、人性挣扎、情感波动的精彩捕捉是康志刚小说的突出特色。《团圆饭》写生意成功有点自得的儿子大牛与从村长位置退下后有些失意的父亲，在团圆饭桌上因为儿子的一句有伤父亲自尊的话而爆发冲突，不欢而散。父亲、母亲、儿子、小花各自的心理活动由此展开，抱怨、犹豫、后悔、



自责等等矛盾情绪在小说中回环往复，但最终亲人间的理解、亲情还是超越了彼此的隔阂。《回门》中婆婆因为儿媳妇花妮家只派了小弟小夏来接她回娘家而深感不快。因此，在给小弟做饭规格的问题上就有了暗暗的心理“较量”。儿子巧妙化解了做饭的尴尬，小夏吃饭姿态不雅的难堪，也因婆婆母性和爱心的回归而迎刃而解，生活中颇为窘迫的境况最终化作了酒桌上温暖的亲情的升华。

对底层小人物生存状态和心理病态的表现也是康志刚小说颇有深度的领域。《醉酒》中的秦小毛因为喝醉酒骂了村长王秋福，虽然村长并不在场，但乡村政治伦理所带来的巨大心理恐惧还是摧毁了他的生活、他的意志。最终的结果是他把自己的老婆玉梅亲自送到了村长的床上。小说篇幅不长，但人物内心的恐惧、挣扎表现得惊心动魄。《好大一座山》中三丑爷是乡村正义与力量的化身，是琴琴、大贵这类小人物对抗以马三为代表的邪恶势力的力量来源。但当三丑爷被打之后，围绕着去看他还是不看他，他们内心的波动、犹豫、患得患失，还是暴露了主人公身上自私、猥琐、狭隘的国民劣根性。《天文现象》中杨启民与多年前的梦中情人田晓鸽意外相聚，对浪漫艳遇的期待在二人心中潜滋暗长。但两人河滩边约会时，却彼此沉醉在自己对不如意婚姻生活的倾诉中不能自拔，谁也不顾及对方的感受，终于希望变成失望，浪漫被厌恶取代，一切都回到了原点。

当然，康志刚始终是一个对于人性、对于美好的价值观有“信心”的作家。他对生活中的丑与恶有着揭露与表现，但他始终对美好的事物、对真善美有着热情与信心。《大柏树》中亮亮、妞妞两个小孩对大柏树的童年记忆在作家笔下被表现得神秘、浪漫，充满诗意，唯其如此，其最终的逝去才令人叹惋而感

伤。《香椿树》中小李与美静一路奋斗，从农村进入城市，从无房到有房，但伴随欲望的一步步实现，自我的异化、迷失也随之而来。那棵见证了他们生活的香椿树无疑是一种象征，是对他们人性的一种唤醒。

从艺术上看，康志刚的小说叙事简洁，构思、结构巧妙，善于以小见大，对生活细节的捕捉与表现精细入微，语言生动，富有个性和生活韵味，体现了良好的艺术功力和灿烂的文学前景。

康志刚嘱为其小说集作序，聊以如上文字充数。

2014年春于西安

（作者为当代著名评论家、中国现代文学馆常务副馆长）

目 录

序·····	吴义勤 1
这里，有片小树林·····	1
风从园外吹来·····	7
静静的水田·····	12
盛 夏·····	16
斜阳如血·····	23
夏 天·····	28
走向蔚蓝·····	35
枯 井·····	43
麦 黄·····	51
假 发·····	57
漫游冬季·····	65
蛙 鸣·····	71
满地落叶·····	80
冬天的一瞬·····	89



枪声悠远·····	98
昨日风景·····	105
年 关·····	135
映日葵花别样黄·····	142
黄昏历程·····	147
竞 选·····	154
有妈的孩子是块宝·····	165
界 河·····	170
闲言碎语·····	176
红星记忆·····	185
鸵 鸟·····	192
去杭州·····	200
苹果的滋味·····	206
团圆饭·····	215
月亮地·····	222
微 笑·····	230
印 记·····	235
光 亮·····	246
喜 事·····	254
大柏树·····	264
金 桥·····	274
回 门·····	280
凝 眸·····	288
寻 宝·····	296
认亲记·····	303
烟树图·····	312

鹿鹿是条狗.....	319
回 家.....	326
好大一座山.....	333
香椿树.....	342
天文现象.....	351
月亮明光光.....	358
后 记.....	369



这里，有片小树林

“荷花，走哇！”珍儿那尖尖的声音把荷花从甜睡中唤醒了。她急忙穿好衣服，揉着惺忪的双眼，开了门，见她们几个人都来了，背着筐，站在门口。

“还早呢，不怕狼吃了你们！”妈也醒了，冲她们大声嚷嚷。

“不早了，不早了！听，嫂子家的公鸡都叫好几回了。”荷花急了。她慌乱地吃了几口昨晚的饭菜，背上筐拿上镰，冲姐妹们一挥手，走了。眨眼间，她们消失在了朦胧的月色里。

的确，天还早。月亮就像她们手中的镰刀，弯弯的，给大地洒下一层银色的神秘的光线。是她们心急吗？还是误把月光当天亮？

她们自己最清楚。河岸边的姑娘们谁睡过一个囫囵觉！哪个不是天不亮就起来，过河，钻林子，有时，星星眨眼才回家。日久天长，也就习惯了。她们割草、拾柴、采槐叶……也常常为此而自豪。每当外村的亲戚来到她们家时，她们总是伸长脖子，睁着天真的大眼睛问人家：“你们那儿烧煤吧？俺们不用买煤！”“你们烧嘛呀？”“烧树叶、树枝呗！去一趟林子，就有好几天的柴烧哩！你瞧，院里那一大堆……”她们得意极了，总是把“林子”挂在嘴边，当成了宝贝。

她们说笑着，过了大堤，来到河边。这时天已放亮，却起雾了。远处的林子变得蒙蒙一片，就像小山。滹沱河也变得水濛濛的，看不到尽头，那么神秘，那么静谧。偶尔才有几只小鸟啁啾着，从她们头上飞过。她们高高地挽起了裤腿，毫不胆怯地把脚伸进了柔软、清凉的河水里，顿时舒适、惬意极了，简直就是一种享受。

过了河，离林子还有一段路。姑娘们到底不甘寂寞，特别是珍儿，好像怕人家把她当哑巴卖了，说话又一惊一乍的，爱报告个新闻，什么刘晓



庆和她丈夫离婚了，等等。现在，她又拿荷花开玩笑了。

“哟，荷花，昨晚上大喇叭喊你拿信，谁来的？”

“你管哩！”荷花斜了她一眼，脸红了。

“看呀，荷花的脸红得像……像柿子。”珍儿冲荷花大声嚷，并发出一串咯咯的笑声。笑声在这寂静的河滩里萦绕，怪好听的。

“好呀，荷花，回去不让看信可不饶你！”姑娘们七嘴八舌。

“我撕了你的嘴！”荷花骂着，一下子来到珍儿跟前，使劲胳膊她……

她们来到林子里，空气更清新，吸一口，潮漉漉、甜丝丝的。阳光，透过树间的空隙，射到地上，给绿草涂上了一层金色。草叶上的露珠闪着亮光，晶莹得可爱。小鸟儿，像个尖嗓子的小姑娘在吵闹。她们听呀，听得咧嘴笑了，看呀，看得眯起了眼睛。

她们嬉闹着，来到靠着河滩的兵营的那片林子，这里草多。她们挥舞着镰刀，忙活开了。一片片的绿草，倒下去了。

“你们听呀，我昨晚做了一个梦……”珍儿的嘴又闲不住了。

“保准梦见做新娘子了！才多大，就想男人！”荷花瞥了她一眼。

“哟，假装正经！你想男人才想疯了哩！”珍儿的嘴从来不饶人。

话音刚落，只听珍儿大叫一声，把大家吓了一跳。顺着珍儿的目光望去，只见林边池塘旁的一丛柳棵子后面，坐着一个兵，手拿书本，正埋头苦读。他穿一身绿军装，怪不得刚才谁也没发现。

这个兵抬起头来，用一种谁也说不清的目光瞧了她们一眼。珍儿那很少羞红的脸变得像个红苹果。——天知道他听见没有！

荷花呢，不知怎的，有点心神不定。她慌乱地割着草，眼睛不住地往那里瞧。那神秘的地方，像块磁石，总是吸引着她，以至于割破了手指都不晓得。她今天割的比往日都少。

在回家的路上，珍儿她们又说开了。

“你看他的脸，比俺娘蒸的馒头都白！”珍儿又是第一个开口。

“嗨！整天待在军营里，闷白的呗！他再白，也没咱荷花白！”兰子说。

“他和咱们荷花真是……嘻嘻！”珍儿调皮地和荷花开玩笑。

“死妮子，以后叫你找不到好婆家！”荷花急了，又去胳膊珍儿，让

她又笑又叫。

“瞧那兵，见了咱们，还假装用功哩！”

第二天清晨，还是珍儿那尖尖的声音把荷花唤醒了。可她却推说有病，不去了。吃过早饭，荷花背上筐，拿上镰刀，就向外走。她知道，珍儿她们去了另一片林子。

“荷花，干嘛去？”妈正在洗碗。

“割草呗！”

“你不是病了吗？”

荷花脸一红：“病好了！”她说完，心里直跳。她这大概是头一回向母亲撒谎吧！

她又来到了那片槐树林。这时，只听从前面传来了一阵歌声，尽管嗓音稚气，但挺带感情，歌声满林子萦绕……

“九九那个艳阳天来哎哟，十八岁的哥哥坐在河边……”

她紧走几步，透过柳枝，只见那个兵手拿书本，站在那儿，脸朝池塘，正放声高唱。她想笑，不小心触动了树枝，弄出了响声。他扭过头，倏地，四目相对了。

她惊呆了。只见他白皙的脸，大而黑的眼睛，闪烁着青春的火焰。鼻梁有点塌，鼻尖调皮地翘起。他中等个儿，穿的军衣大了点。看样子，他顶多十八九岁。还是个小兵呢。

“你、你一定是见俺来了，才唱这首歌哩！”荷花竟下意识地走了过去。

“没有，是心血来潮。”小兵连连摇头，脸忽地红了。

“那是嘛书呀，让俺看看！”她拿过书来一看，原来是本《物理学》。

他告诉她，他是南方人，十九岁了，参军两年了。现在正抓紧时间复习功课，准备报考军校。连里为了照顾他，让他边看这藕塘边复习。离考试只有十天了。

“你怎么十七岁就当兵，人家要吗？”荷花那双明亮的眸子，不解地望着他。

“参军心切，多报了两岁！”

“你真有意思！”荷花咯咯地笑起来。



“你叫啥？”他问。

荷花没有回答，望了一眼池塘里那鲜艳迷人的荷花。

他的眼睛顿时放出了光：“我知道了，你一定叫荷花！”

“你真鬼，昨天准是听见她们喊俺了！”

“树林作证，绝对没有！因为你像荷花一样！”小兵急了。

“你在家考大学没有？”荷花不急，故意翻动着书页，那双杏子眼不时地瞧他。

“考啦，只差八分没……”

“没被录取？！”荷花合上书，惊喜极了，“你还真沾呀，为嘛后来不复习，又当兵啦？”

“你真落后！”小兵向她翻了一个白眼，“那年，自卫还击战刚过去两年，我一个劲地想当兵。”他更加自豪地仰起了头，说，“没有当兵的，国家能行吗？谁要是瞧不起当兵的……”他越说越激动，俨然发表演说。

他真够神气的！荷花撇起嘴，真想上前狠狠地拧他两下，或者胳肢他——他是珍珠吗？荷花真想笑自己糊涂。

小兵的脸一下子红了，他又坐在那里，一头钻进了书里。是见她生气了吧？

她靠在旁边的槐树上，望着在微风中轻轻摇动着、闪着亮光的一片绿叶出神……

不知怎的，她竟然喜爱上了文学。

每当看到报刊上的小说时，心里有一股热流直往上涌，跃跃欲试。她喜欢孙犁的《荷花淀》，觉得它像诗一样美。前些日子，她竟鬼迷心窍地，试探着写了篇小说，题目就叫《一片绿叶》。写的是一位新婚的小媳妇，怎样地侍候好婆婆，又是怎样地种好责任田，让丈夫在部队安心服役。她像绿叶一样朴实，一样美丽，为人类释放出一刻也离不开的氧气。她写好后，誊写清楚，跑了二里地，放进了公社的邮所里。此时她心里像揣了只小兔，“怦怦”地狂跳——其实，她满可以放进大队办公室里，可她怕村里人看见。一个月过去了。前天晚上，大队的高音喇叭喊她去拿信。广播员声音大得有点震耳欲聋。荷花脸上火辣辣的，悄悄地去了。

是一个印着刊物名字的大信封。回到家，拆开了，里面是她的稿子和

一张铅印退稿信。妈妈边吃饭边嘟囔个不停：“都十八九的大闺女了，也不学个针线活，到了婆家还不把婆婆急死？天天晚上写呀，写呀，这不，白写了吧！”

——妈妈都不理解她。

顿时，她觉得身后有无数钢针在扎她。那是人们的眼光，有嘲讽、讥笑……她淌着泪，咬着牙，索性把稿子撕了个粉碎，纸片从她手中轻轻飘落，像秋风中的落叶。她心中的希望和憧憬，也随之飘落……

几天来，每当珍儿喊她时，她总是推说有病，但吃过早饭后，她就独自悄悄地过河去。

妈被弄糊涂了，问她时，她把头一摇：“谁稀罕和她们做伴？珍儿那嘴，整天唧唧呱呱的，像只野鸡一样！”说完，自己却偷偷地笑了。

“这回再别怕别人和你嚷嚷了！”

她冲妈扮了个鬼脸……

他看书看累了，就帮她割会儿草。她总是扭头问人家：“你们离长江多远呀？”“坐火车颠不颠？”“你去过洪湖吗？那里很美吧？有小船、野鸭吧？”

小兵对她是有问必答，而且说得那么详细。他把江南风光描绘得像诗一样美！她听呆了，竟然忘记了割草。

“你光看书，难道不眼疼？”她问。

“眼疼怕啥哩！”他摘了片树叶，放在嘴里，学了几声清脆的鸟叫。

“假如你考不上，怕别人讽刺吗？”

“不怕！我们正年轻，是学习的大好时机，怎能让年华付之东流！”

他激动了，脸颊微红，“你说呢，再过些年，皱纹就会无情地爬到我们脸上，后悔就晚了。古人说，‘少壮不努力，老大徒伤悲’。国家不正在提倡自学成才吗？你听广播看报纸吗？”也许是心血来潮，他哼唱起了《年轻的朋友来相会》。

她呆愣了，觉得他懂的知识那么多。是的，自己就天天割草、拾柴吗？一直干到找婆家，以后就拉扯孩子……真不害羞，一个姑娘家咋想这个！

这天，她来了不久，小兵不知触动了哪根神经，竟冲荷花笑咪咪地说：“我爱荷花的洁净，她虽出污泥，却一尘不染！”

荷花的脸倏地红了，妩媚的双眼狠狠地瞪了他一下：“你真坏！”鬼



知道他指的是哪朵荷花。

她真的生气了，撇起了嘴，背上草，索性走了，心里发誓再也不来了。可走了几步，又回过头，望一眼在那里傻待着的小兵。他是有点不好意思吗？

第二天她没来。

她像丢了魂似的，整天无精打采的，老埋怨妈做的菜不香，晚上辗转反侧，耳边总响着小兵的话，一遍又一遍，难以进入梦乡。

妈妈摸了摸“心肝”的额头，不烫。

“看看，还一个人去钻林子吧，准是撞见鬼怪了。”妈妈说。

她想笑。瞧，妈多迷信。嘻嘻，他能是鬼怪吗？什么病，她也不清楚。

这天，她再也待不住了，又背上筐，拿上镰刀，悄悄地过了河。

远远的，她看到树林里，有个绿色的影子在晃动。那准是他！她的心又跳起来，脸又红了。

走近一看，却不是他。只见他比小兵个子高，比小兵胖，两眼细长，总眯缝着。

“你是荷花吧？”那人倒挺大方。

“是。”她惊异地望着他。

“我替他看池塘，俺俩是老乡！”他说着，从挎包里掏出了两个笔记本和一本《自学成才报告文学集》，双手向她递去，“这是他让我送给你的！”

她一双明亮的眼睛直直地望着那本书，迟疑了一会儿，眼睛湿润了，才又猛地夺过那本书，转身跑去。

小树林子哟，多么美！树叶闪着光亮，绿得可爱！她踏着柔软、潮乎乎的小草，吸着林间特有的、带着草香的空气，心里的一股热流在奔涌。她相信，艺术宫殿的大门是会向她打开的。

她张开嘴，在高声喊，声音满林子响哟！喊些什么，她也不知道。她要找到珍珠她们，把这里的一切都告诉她们！她相信，她们会原谅她的！

啊！这片小树林子哟……

（写于1982年秋，刊发于1984年《潮头集》）

风从园外吹来

园妹子到村西菜园里干活，总是叫上云雁。

她们来得早。园子里很静，各种菜叶子上，挂满了晶莹的露珠，似乎刚落过一场小雨，那绿茵茵的菜叶显得更绿；本来清新的空气里，又混合了菜园特有的幽香，有了醉人的魅力。偶尔才有几只鸟儿“扑棱棱”飞起，打破园子的寂静。

园子对园妹子有着特殊的吸引力。她没来园子之前，心早就飞了来；等她真的来了，又舍不得立刻走进去，总爱呆呆地望着园子出神。她觉得园子是一位穿了一身绿衣的睡熟的美人，不忍心惊醒她甜美的梦！

她俩先是猛干一阵儿，等火辣辣的太阳把菜叶炙烤得无精打采时，她们就来到地头那棵杨树下乘凉。从远处吹来的风，非常的凉爽，她们身上的汗顿时无了踪影。园妹子爱从自家菜地里摘下几个紫皮茄子，再拔几根大葱，和云雁共同品尝茄子就大葱那特有的味道。

她俩的确很要好。不管谁家做了好吃的，都得带点让对方品尝，甚至把心里的秘密也都慷慨地掏出来。有一次，云雁竟把爸爸给她买的一块漂亮的纱巾送给了园妹子。她爸爸在城里当工人呢！

这天，云雁来了，锄着草，忍不住咯咯地笑。园妹子问她，她不答，反而笑得更响。园妹子急了，丢下锄头，几步来到云雁跟前，使劲胳肢她：“说不说？”

“……我，我说！”云雁立即服软，笑眯眯地对园妹子说，“昨个儿后晌俺姑来给俺提亲啦！你猜哪的？河对岸的。过了河，得穿过那片大树林子！——让俺后天去和他见面呢！”

园妹子睁大眼睛，惊奇地望着云雁，觉得自己像做梦一般。

现实就是这样不容置疑，调皮的时光，似乎使她们猛然长大了，而



且变得丰满起来——胸脯明显隆起，身条那样匀称，手腕白嫩得像鲜藕一般，嗓音高而尖，带着妙龄女子特有的韵味。园妹子面颊上竟然也飞上了两片彩霞般的红晕。

这天，云雁去了。园妹子不知怎的，一天都无心干活儿，也说不上心里是一种什么滋味。

第二天，她迫不及待地问云雁：“保准是个美男子！他和你说了点什么呀？”

“去去去！跟美男子还差一大截哩！”云雁笑眯眯地说，“长得倒可以，就是不大爱说话，老实巴交的，像只绵羊。”

园妹子被逗得咯咯地笑起来，说：“老实还不好吗？”

“好！好！让我好好治他！让他得‘气管炎’。”云雁说着，哧哧地笑了，仿佛真的牵住了一只可爱的小绵羊。

“是在城里工作吧？”园妹子又问。

“在家呢！”云雁脆生生地回答。

不知从哪天起，她们来菜园子，总爱带上点针线活儿。有时即便菜地里没活儿，她们也来这里做针线。娘阻拦园妹子时，园妹子把嘴撅得老高，似乎满肚子理由：“现在学生们放暑假啦！到地里割草的很多，那园子不看着点，西红柿还不叫人家吃光？茄子还不叫人家摘完？再说那儿凉快！”

园妹子的针线活儿比云雁好。每做好一双鞋什么的，云雁总是抢过去，先瞪大眼睛，“呀”地惊叫一声，然后左瞧瞧右看看，仿佛拿在手里的是一件精美的艺术品……

没过几天，云雁又兴冲冲地对园妹子说：“俺爸来了信，让俺去他那儿住几天哩！”停了片刻，忽然白净的脸上洋溢起激动的神色，猛地拉住园妹子的手，“你和我一块儿去吧！到了城里，咱们一块儿到公园划船……嘿！一定有趣极了！”

园妹子也激动得满脸绯红，眸子里闪出兴奋的光。由于住得偏僻，园妹子长这么大才去过几次城里呀？她也真想去开开眼界！但她舍不得这个园子，舍不得满园子迷人的绿色！

她不去城里，却从自家菜地里，给云雁摘了满满一篮子西红柿，对她说：“拿去吃吧！在那买还得花钱，听说城里的菜贵死人！”